



詩語背後

先生之風(上)

● 江鄰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近日讀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嚴先生祠堂記》，頗有感慨，結尾處這幾句詠唱縈繞在腦子裏，久久不去。

范仲淹在文中還說，先生之節操，可以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而使貪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

一個人怎樣才能被稱作「先生」，沒有明確的標準。隱隱約約覺得，先生不止是某個領域的專家，他還得做事投入，做人地道，通常當不了有實權的大官，錢也不會太多，樂觀豁達，健康長壽。先生作為一種尊稱，與其說體現了事業上的成就，不如說主要反映的是人生態度。

前幾天，去拜訪剛參加工作時的老領導，時任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所長胡文建，談到了殷敘彝老先生。明天是殷先生的忌日，不知不覺間，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七年了。在內心深處，我認為殷先生是最值得被稱作先生的。之所以這樣想，除了學問人品，還有年齡方面的原因。我第一次見到殷先生的時候，他就是一個65歲學貫中西的老先生了。

那是1989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當時在中央黨校讀碩士研究生，寫了一篇關於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論文。為了更好地把握論文基調，導師張佩航帶我去中央編譯局向殷先生請教。中央編譯局是馬列著作翻譯和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的大本營，殷先生主攻歐洲民主社會主義，造詣在國內首屈一指。下午三四點左右，殷先生在他堆滿書籍和資料的辦公室接待了我們師徒倆。記得大家都是站著的，若有若無的陽光穿過木條的窗棧和書架投射在殷先生的白襯衣上，高高的個子、溫和的笑容、娓娓道來的講解，構成了一幅生動的畫面……

在張佩航老師和殷敘彝先生的悉心指導下，論文幾經修改，發表在當年第四季度出版的《國際共運史研究》雜誌上。那是我平

生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從此開啓了長達十年的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經歷。我總在想，自己後來從北京大學博士畢業後到中央編譯局世界社會主義研究所工作，還一度擔任《國際共運史研究》雜誌的總編輯，當然得益於胡文建所長的知遇之恩，是不是也與那天下午的拜會之間存在着某些邏輯聯繫呢？

到中央編譯局工作後，與殷先生朝夕相見，學業上隨時請教，生活上的接觸也多了起來。

我在編譯局首次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歐洲左翼研究》，這個選題正是殷先生擅長的領域。於是，從開題報告、研究框架到資料搜集、專家拜訪，直到最後項目結項和著作出版，殷先生的指導和點撥貫穿始終，使我少走了許多彎路，並成就了自己第一段完整的學術體驗。

後來，殷先生又促成了我的第一次出國經歷。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998年大選中獲勝，結束了16年在野生涯上台執政，並提出名噪一時的「第三條道路」理論。第二年，艾伯特基金會邀請各國學者赴德考察社會民主黨的執政實踐。在殷先生的大力舉薦下，我成為其中一員。由於博士研讀的方向是歐洲民主社會主義，這是第一次來到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發源地，對我的重要性不難想見。而在半年訪學期間，走訪的所有機構和學者，幾乎無人不談到殷敘彝。這才讓我真正觸摸到了殷先生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領域的地位和影響力。

一次，所裏的同事張世鵬師兄來德國參加學術會議，專程到波恩看我。傍晚，我跟師兄去肯尼迪大橋散步。站在橋頭，望着斜陽下波光粼粼的萊茵河，我們談起了殷敘彝。師兄告訴我，殷先生作為改革開放後首批赴德訪問學者之一，曾久立於肯尼迪大橋上，淚流滿面。問他為什麼？他說看到眼前的風和日麗，想到自己年輕時有感於民族苦難而棄醫從文的經歷，想到祖國和人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坎坷命運，悲從中來。這種對人民的大愛和對世間的悲憤情懷，是否成了殷先生學術追求的不竭源泉呢？



● 殷敘彝先生 (1925.5-2014.4)

殷先生是名副其實的著作等身。打開百度搜索，輸入「殷敘彝」三個字，不見先生的生平資料或活動信息，滿屏都是他的著作，有論文有譯文，有專著有文集。一本本著作的封面照片，彷彿一尊尊人生價值的豐碑，靜靜地與你對話。我從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殷先生與人合著、合譯的作品，他的署名有時在前，有時在後，有時在中間。想必是因為合作者在每部作品中的貢獻不同而署名有異吧，完全不考慮江湖地位。混過學術圈的人都知道，這是非常難得的。

殷先生是一個學術的人，也是一個生活的人。他的孫子叫殷子曦，與我兒子一般大。我兒子當時上的六一幼兒園是一所全託幼兒園，平常住校，周末回家，條件不錯。殷先生請我幫忙聯繫，希望把殷子曦也送去那個幼兒園。幾年過去了，我還清晰地記得先生在整個過程中那商量的口吻，從不強人所難的態度，以及事後真誠的感激之情。這可是一個國寶級的學術前輩啊！後來，殷子曦和我兒子成了好朋友，我兒子也始終忘不了殷爺爺親手送給他那套繪本科普讀物——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

老一輩知識分子，大都有一段在五七幹校勞動的特殊經歷。據說，殷先生做體力勞動是很笨的，不會挑擔，不會打水，但他做得很認真。特別是操作脫粒機的時候，由於個子高，手臂長，抱的麥穗多，大家都願意跟他分在一個組。殷先生還因此得了一個外號「殷大抱」。這倒與當年錢鍾書先生在五七幹校不會燒開水，人送外號「錢半開」，有異曲同工之妙。

字裏行間

● 黃仲鳴

極短篇的兩種觀點

鍾玲在港版《鍾玲極短篇》的〈後記〉中說，「極短篇」這名詞，是台灣《聯合報》副刊採用的稱語，當年的主編痲弦，赫赫有名，他強調「極」字，大約千字左右；鍾玲卻建議二千五百字以內都可以。

「極短篇」，即是日本稱之為「掌上小說」，內地稱之為「微型小說」；此外，還有「小小說」、「一分鐘小說」等，都是指這類小說。鍾玲將它和短篇小說相比：

「短篇小說與極短篇小說的差別，主要是在前者有鋪陳，後者很少鋪陳，因為字數太少，做了鋪陳就不能表現其他小說要素了，如人物塑造、故事情節、時空背景交代等要素。」

這番話確是。極短篇「有千萬種面貌」，創作天地極廣闊，鍾玲揀了五種面貌來概括她的創作。這五種是：結尾的大逆轉、觀點決定內容、時光說的故事、心理層次的呈現、由現實進入夢幻。這五種中，第一和第二種最值得一談。

所謂「結尾的大逆轉」，即是「出乎意

料的結尾」，也有呼為「驚奇結尾」的。鍾玲舉自己的《車難》、〈正室側室〉等篇為例；當然，鍾玲各篇說不上「驚奇」，只可說是「大逆轉」。這類令讀者感到意外的結局，在行文時，讀者是感受不到的，到煞科那才——呵！原來這樣，過癮！敘事時，作者會致力於把讀者帶引到某一個方向去，即是作者要盡力鋪排，結局本應如此，到頭來卻不是。

第二種，什麼叫「觀點決定內容」呢？「小說的故事由什麼人的角度來敘述，或由什麼人的角度來觀看，會令小說有不同的面貌和內容，這就是觀點決定內容」，〈殺人井〉中的觀點，是透過小孩的視角和內心獨白來說出四人遇難的大慘劇。小孩的觀點沒有一絲悲慘和哀傷，但讀者看了，卻有揪心之痛。

最值得稱道的是〈小野貓〉。鍾玲用了四個觀點。第一個是美國中上流社會的白種人太太，她講述了一隻死去的野貓故事；第二個是貧窮的老太太；第三個是兩個黃皮膚小孩，將未死透的野貓帶回暖烘烘的家中；此際，野貓甦醒，觀點遂轉到牠的眼中。這四種觀點的運用，胡菊人評說：

「在小說中『轉換敘事觀點』就等於駕車時改線，非常危險。但作者在這樣短的篇幅中，連換了四次線，等於是在香港海底隧道轉了四道汽車線。」

胡菊人所說確是，如非高手，又怎可如此從容轉線？

「結尾的大逆轉」這技法很多作家都喜為之。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報端塗小小說，每日一篇，其吃力和費煞思量，筆墨難以形容也。初寫時題材枯竭，當時我的編輯師傅就說：從新聞取材。於是將新聞聯想浮編，將結局來個「驚奇」。這法子果然有效。甚至將同一宗故事，來個不同的結局，都是驚奇的結局。事後每想起，那時致力玩極短篇，真是過癮到極！

註：我的「編輯師傅」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頗負盛名的流行小說家司空明。



● 內含三十篇小小說，好看。

作者提供

問學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水浸眼眉、火燒後欄、報窮、已出之物、荷包即係兜肚、捉蟲

水浸眼眉、火燒後欄
身光頭靚，原來你講話「報窮」係「報編窮」嘅！你見到呢全部都係「來義盛」嚟啲呀！

報窮 (Bankruptcy)
喂，呢箱嘢係我話正話揆嘅，你做乜搵走佢呀？你「已出之物」，我搵回全環署擺有七分嘅呀？

已出之物
官人，「荷包即係兜肚，兜肚即係荷包」，唔使買「荷包」畀我嘞！娘子，我點都唔出件「兜肚」可以當做個「荷包」嗎？

荷包即係兜肚，兜肚即係荷包
我晨咁早起身就話「捉蟲」嘍；你又咁早，係咪想等我啲嚟捉呀？呢句真係「捉蟲」嘞！

捉蟲、捉蟲入屎窟
今年政府雖然唔派錢，但好彩都有得派「電子消費券」；又多五千蚊，正！你就爽，你知唔知近兩年有大把人排隊「報窮」呀？

玩電子呀，唔係我啲班老嘢，分分鐘「得物無所用」嘞！
次次由講到派，市民都「等到頭都長」，兜兜政府呀唔睇到呢個疫情度有幾多人「火燒後欄」嘍？

講真，得個五千蚊咁大，仲話要分期派限期用；如果話派五十萬就話會留返嚟嘍使使，咪玩喇！
得就要爽，咪咁多顧慮！

「已出之物」，理得我啲嚟使呀！
正所謂「荷包即係兜肚，兜肚即係荷包」，一次過派現金都會係攞埋嚟使，唔通使啲陣陣自己講而家使緊使係消費券啲錢唔係自己啲錢呀？同上次咁，搞返嚟銀行過數，咪怪好多行政費同時開，「捉蟲」！

《粵語講呢啲》
水浸眼眉、火燒後欄、報窮、已出之物、荷包即係兜肚、捉蟲、捉蟲入屎窟

當情勢十分急迫時，一些行動就須馬上進行。

生活點滴

● 劉友洪

故鄉的老茶樹

陽春三月，我和妻子回老家看望父母。妻子提議，我們自製明前茶，體會下摘茶的樂趣，來一盤春天採摘遊。我說，我知道龍巖坡有棵老茶樹，長在山崖上，要不我們去看看。

於是我們出發往龍巖坡去。故鄉經過這些年退耕還林，休養生息，到處青山綠水，密林遍布。林下茶苗，如雨後春筍般生長，一簇簇，一叢叢，野性而熱烈。我想，那棵老茶樹，是不是點燃這山茶林的那點星星之火呢？

到達龍巖坡，不遠處就看見那棵老茶樹了。我和妻子手腳並用，攀上山崖，沿着窄窄的石岩走過去，來到老茶樹的身旁。茶樹依然生龍活虎，手腕粗的樹幹抽出了許多新枝，在這春天的季節裏生意盎然。老茶樹把粗大的樹根伸進岩縫，將自己牢牢地錨在山崖邊，而它的身子順勢向外，將自己彎曲成弓形。儘管老茶樹周圍藤蘿纏繞，還有株牛奶子泡兒（一種野果

子）與它爭搶空間，但老茶樹屈曲盤旋的枝枝，依然撥開叢林，從頭頂探出一片天地。

這棵老茶樹就生長在那裏，我放牛割草時還爬上山崖去打量過它，記得當時還在茶樹下挖到一株野生的蘭花。那時的茶樹，已經比較粗壯。四十多年過去了，茶樹依然立在那裏，不畏嚴寒，不畏酷暑，與山風為伍，與清霧作伴，它在山中靜靜地等待着有緣人的到來。

這棵老茶樹在清明節前，已抽出許多嫩芽，在悠悠山野中顯得特別亮眼。我伸手摘下一片，放到鼻下細聞，一股淡淡的清香味瞬間打開了我的記憶，我的眼前又浮現出了牧童騎黃牛和蘭花生幽谷的景象。

歲月的厚實，積澱了老茶樹的深沉。聽老人說，衡量茶葉好不好，要看茶樹老不老。我和妻子採摘了些老茶樹上的嫩芽，在母親的幫助下，製作了明前茶。泡上一杯，片片茶葉懸於杯中，茶水呈淡淡的綠色。品上一口，味厚而不澀，味香且綿長。

母親曾給我講過茶葉治病救人的故事。傳說在古時候，有一秀才進京趕考，在路上病倒了，被玉皇觀的老道長看見，泡了一碗茶給他喝，病就好了。後來秀才金榜題名，專程來玉皇觀謝恩。老道長領他去看那棵茶樹，但見峭壁上長着一株枯瘦的茶樹，吐着朵朵嫩芽，在陽光下煞是可愛。老道長說，就是用這棵樹的茶葉泡茶給你治病的。

故鄉的這棵老茶樹，也生長在地勢陡峭、怪石嶙峋的山崖上，土地貧瘠而稀薄，鮮有的泥土每年還會隨雨水流失，茶樹就靠那薄薄的土層為它提供養分。而它，依然活得那麼頑強，那麼瀟灑，那麼枝繁葉茂，毫不吝嗇地把自己最美好最耀眼的精華奉獻出來。

也許，這就是生命的意義。

來鴻

● 雨凡

又見穀雨

穀雨是農曆二十四節氣之一，是春季的最後一個節氣。隨著穀雨的到來，暮春萬物生機盎然，天地之間的綠色令人賞心悅目。

關於穀雨，有一個美麗的傳說：倉頡創造了漢字，結束了沒有字的時代。他造字對人類的貢獻是無法估量的，玉皇大帝為了獎勵他，送了一個金人給他，倉頡認為自己做了應該做的事，不要金人。問他想要什麼，他說想要五穀豐登。於是天空下起了穀子雨，遍布田野，飢餓的人們都有稻米吃了。人們為了紀念倉頡，特把這天定為「穀雨」。

農諺云：清明斷雪，穀雨斷霜。穀雨時節，雨量充足，萬物茁壯成長。末春的穀雨與早春的雨水，雖都有一個雨字，但含義大不相同。雨水是不見雪花飛舞，靜聽春雨無聲；穀雨是喜看春陽普照，雨生百穀。

當年下鄉時，穀雨前後是生產隊最繁忙的時候，因為此時氣溫上升，天是秧插苗、種瓜點豆的最佳時節。天還沒有亮，村頭大榕樹下出工的大鐘就被隊長敲響，接着就聽見隊長那洪亮的聲音在村頭村尾響起，安排社員

們哪些栽秧，哪些點豆，哪些移栽玉米、高粱苗……我們幾個知青常常是揉着睡眼，稀里糊塗地上山幹活，似懂非懂地聽老農講農事知識。「穀雨節到莫懈怠，抓緊栽種種瓜菜」、「穀雨栽上紅薯秧，一窩能收一大筐」。從這些農諺中，我們慢慢懂得，穀雨是春夏之間種莊稼的好時機，是萬萬不可錯過的播種季節。

穀雨除了忙農事，還有很多風俗。以前農村有「走穀雨」的習俗，農事再忙，年輕婦女都要在這一天的走村串親，到野外走一走，寓意與大自然融合，強身健體，驅除百病。

穀雨吃香椿也是風俗之一。「雨前香椿嫩如絲」，穀雨時節，正是香椿芽醇香爽口的時候，香椿味美，營養價值高，不管南方北方，人們都喜歡在穀雨前後吃香椿。

有的地方要喝穀雨茶。《神農本草》一書就說過：雨前茶「久服安心益氣……輕身不老。」穀雨時節，茶樹得到雨露滋潤，芽葉肥碩，色澤翠綠，葉質柔軟，富含多種維生素和氨基酸，營養豐富喝起來口感醇香柔和。穀雨這天，人們會到山上摘新茶



● 穀雨時節，福建武夷山進入採茶製茶季。

新華社